

大人物傳奇系列

金甲人

7.58

78

心如蛇蝎的红娘子

(一)

每个人都有过去，每个人都难免会在自己的好朋友们面前，谈到自己的过去。

有时那就好象是在讲故事似的。这种故事大多都不会很吸引人——听别人吹牛，总不如自己吹有劲，但无论什么事都有例外的。

王动在说的时候，每个人都瞪大了眼睛听着，连打岔的都没有。

第一个开口打岔的，自然还是秦歌。事实上，他已憋了很久，听到这里才实在憋不住了，先长长吐出口气，才问道：“那位老人家每天都在等你？”

王动道：“就在坟场后面那树林子里等我。”

秦歌道：“你每天都去？”

王动道：“无论刮风下雨，我没有一天不去的。”

秦歌道：“一共去了多少次？”

王动道：“去了三年四个月。”

秦歌又吐出一长气道：“那岂非有一千多次？”

王动点点头

秦歌道：“听你说，你只要学得慢点，就要挨揍，不轻。”

“开始那一年，我几乎很少有不挨揍的时候。”

既然天天挨揍，为什么还要去？”

王动道：“因为那时我觉得这种事不但很神秘，而且又新鲜、又刺激。”

秦歌想了想，笑道：“若换了我也会去的。”

林太平也忍不住问道：“你从来没有问过那位老人家的名字？”

王动道：“我问了几百次。”

林太平道：“你知不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王动摇摇头道：“每次我到那里的时候，他都已先到了。”

林太平道：“你为什么早点去？”

王动道：“无论我去得多早，他都已先在那里。”

秦歌扬眉道：“你为什么不跟踪他，看他回到哪里去？”

王动苦笑道：“我当然试过。”

秦歌道：“结果呢？”

王动道：“结果每次都是挨一顿臭揍，乖乖的一个人回家。”

秦歌皱起眉头，喃喃地道：“他每天都在那里等着你，逼着你去练武，却又不肯让你知道他是谁。”

王动道：“还有更奇怪的，他也从来没有问过我是谁。”

秦歌叹了口气，道：“这样的怪事，倒真是天下少有，看也只有你这样的怪人，才会遇见这种怪事。”

燕七忽也问道：“那时你准备脱离他们的时候，连红娘子知道？”

王动道：“我从没有在任何人面前提起过。”

七道：“可是那红娘子……她对你岂非蛮不错的吗？”

王动的脸色更难看，过了很久，才冷冷道：“她对很多人都不错。”

燕七也发现自己问错话了，立刻改变话题，道：“后来你怎么走的？”

王动淡淡道：“有一次他们准备去偷少林寺的藏经，叫我先去打探动静，我就乘机溜了。”

燕七也吐出口长气，道：“这些人居然敢去打少林寺的主意，胆子倒真不小。”

秦歌道：“你溜了之后，他们一直没有找到你？”

王动道：“没有。”

他忽然站起来，走到窗口。夜很黑，很冷。

他木立在窗口，痴痴的出了半天神，才慢慢的接着道：“我回来之后，就很少出去。”

秦歌道：“你是不是忽然变得不想动了。”

王动道：“我的确变了，变得很快，变得很多……”

他的声音嘶哑而悲伤，接着道：“因为我回来之后，道我出去后第二年，我母亲就……”

他没有说下去，他紧握双拳，全身
次述秦歌没有问，既不忍问
动的遭遇，也都很了解他的心

等到他回来，想报答父母的恩
时，已经来不及了。

为什么人们总要等到来不及的时候，才能
的感情呢？

林太平垂下头，目中似已有泪满眶。

秦歌心里也觉得酸酸的，眼睛也有点发红。

现在他才知道，为什么王动会变得这么穷，这么懒，这么怪。

因为他心里充满了悲痛和悔恨，他在惩罚自己。

假如你一定要说他是在逃避，那么，他逃避的绝不是红娘子，也不是赤练蛇，更不是其他任何人。

他逃避的是他自己。想到第一次看见他一个人躺在床上，躺在黑暗中，任凭老鼠在自己身上爬来爬去的情况，秦歌又不禁长长的叹了口气。

一个若非已完全丧失斗志，就算能忍受饥饿，也绝不能忍受老鼠的。那天晚上，若不是秦歌糊里糊涂的闯进来。糊里糊涂的跟他做了朋友，他是不是还会活到今天呢？

这问题秦歌连想都不敢想。

王动终于回过头，缓缓道：“我回来已经快三年了，这三年来，他们一定不停的在找我。”

秦歌勉强笑了笑，道：“他们当然很难找得到你，又有谁

一飞冲天鹰中王会呆在这种地方，过这种日子？”

却早就知道，他们迟早总有一天会找到我

过了这么久，他们为什么还不肯

还有笔帐没有算清。”

已算过没有？是你欠他们的？还是他们欠

王动又沉默了很久，才缓缓道：“有些帐本就是谁也算不

燕七道：“为什么？”

王动道：“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算法，每个人的算法都不同。”

他神情更沉重，慢慢的接着道：“在他们说来，这笔帐只有一种算法。”

燕七道：“哪种？”

王动道：“你应该知道是哪种。”

燕七不说话了，他的确知道，有的帐你只有用血去算，才能算得清。

一点点血还不够，要很多血，你一个人的血还不够，要很多人的血。

燕七看着秦歌身上的伤口，过了很久，才叹息着道：“看来这笔帐已越来越难算了，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算清。”

王动叹道：“你放心，那一定用不着等很久的，因为……”

他忽然闭上嘴。每个人都闭上了嘴，甚至连呼吸都停顿了下来。

因为每个人都听到了一阵脚步声。

※

※

※

脚步声很轻，正慢慢的穿过积雪的院子。

“来的是什么人？”

“难道现在就已到了算这笔帐的时候？”

林太平想挣扎着爬起来冲出门去，又忍住，秦歌向窗口指了指，燕七摇摇头。

只有一个人的脚步声，这人正慢慢的走上石阶，走到通扇门外。

外面突然有人敲门，这人居然敢光明堂皇的来敲门，倒

是他们想不到的事。

王动终于问道：“谁？”

外面有人轻轻道：“我。”

王动道：“你是谁？”

外面的人突然笑了，笑声如银铃，却远比铃声更清脆动人：“连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了么，真是个小没良心的。”

来的这人是女人，是个声音很好听，好象还是年青的女人。

看到王动的脸色，每个人都已猜出这女人是谁了，王动的脸色如白纸。

燕七拍了拍他的肩，向门口指了指，又向后面指了指。

那意思就是说：“你若不愿见他，可以到后面去避一避，我去替你挡一挡。”

王动当然懂得他的意思，却摇了摇头。

他对自己的处境，比任何别的人都明白的多，他已退到最后一步。

那意思就是说他已无法再退，而且也不想再退。

※

※

※

“你为什么还不来开门？”

谁也没有见过红娘子这个人，但只要听到这种声音，无论谁都可以想象得到她是个多么迷人的女人。

“是不是你屋子里有别的女人，不敢让我看见？你总该知道，我不象你那么会吃醋。”

王动忽然大步走过去，又停下，沉声道：“门没有拴上。”轻轻一推，门就开了，一个人站在门外，面迎着从这屋

子里照出去的灯光。

所有的灯光好象都已集中在她一个人身上，所有的目光当然也都集中在她一个人身上。

她身上好象也在发着光，一种红得耀眼，红得令人心跳的光。

※

※

※

红娘子身上，当然穿着红衣服，但光不是从她衣服上发出来的，事实上，除了衣服外，她身上每个地方好象都在发着光，尤其是她的眼睛，她的笑靥，每个人都觉得她的眼睛在看着自己，都觉得她在对自己笑，假如笑真有倾国倾城的魔力，一定就是她这种笑。

燕七的身子移动了一下，有意无意间挡住了秦歌的目光。

无论如何，能不让自己的朋友看到这种女人的媚笑，还是不让他看见的好。

每个人岂非都应该要自己的朋友远离罪恶？

红娘眼波流动，忽然道：“你们男人为什么总他妈的是这种样子……”

这就是她说的第一句话，说到这里她突然停顿了一下，好象故意要让“他妈的”这三个字在这些男子的脑袋里留了个更深刻点的印象，好象她知道这屋子里的男人，都很喜欢说这三个字，也很喜欢听，这三个字在她嘴里说出来，的确有种特别不同的味道。

就在她停顿这一下子的时候，已有个人忍不住在问了：“我们男子都他妈的是个什么样子？”

声音是从燕七背后发出来的，燕七可以挡住秦歌的眼睛。

却挡不住他的耳朵，也塞不住他的嘴。

红娘子道：“你们为什么一见到好看的女人，就好象活见了鬼，连个屁都放不出来了？”

她皱起鼻子，脸上又露出了那种燕七不愿让秦歌看见的笑容，然后才轻轻接着道：“你们之中至少也该有个人先请我进去呀。”

事实上，这句话还没有说完的时候，她的人已经在屋子里了。屋子里每个人都知道她是谁，也都知道她是来干什么的，看到她真的走了进来，大家本该觉得很愤怒、很紧张。

但燕七忽然发觉秦歌和林太平看着她的时候，眼睛里非但完全没有仇恨和紧张之色，反而带着笑意，就连燕七自己，都已经开始有点动摇，有点怀疑。

在他想象中，红娘子本不应该是这么样的人，自从她说出“他妈的”那三个字后，屋子里的气氛就好象完全改变了，别人对她的印象也完全改变了，一个毒如蛇蝎的妖姬，说话本不该是这种腔调的。

直到这时，燕七才发现她手里还提着个很大的菜篮子。

她重重的将篮子往桌上一放，轻轻的甩着手，叹着气道：“一个女人就为了替你们送东西来，提着这么重的篮子走了半个时辰，累得手都快断了，你们对她难道连一点感激的意思都没有？”

王动突然冷冷道：“没有人要你送东西来，根本就没有人要你来。”

直到这时，红娘子才用眼角瞟了他一眼，似嗔非嗔，似笑非笑，咬着嘴唇道：“我问你，这些人是不是你的朋友？”

王动道：“是。”

红娘子轻轻的叹了口气，道：“你可以看着你朋友挨饿，我却不能。”

王动道：“他们是不是挨饿，都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

红娘子道：“为什么没有关系？你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做大嫂的人，怎么能眼看着弟兄挨饿？”

燕七忍不住道：“谁是大嫂？”

红娘子笑了，道：“你们都是王老大的好朋友，怎么会连王大嫂是谁都不知道？”

她掀起篮子上盖着的布，嫣然的说道：“今天是大嫂请客，你们谁也用不着客气，不吃也是白不吃。”

燕七道：“吃了呢？”

红娘子笑道：“吃了也是白吃。”

燕七冷笑道：“白吃的人，命都不会长的。”

红娘子看着他，脸上的表情就好像被人掴了一耳光似的。

过了很久，她才转身面对着王动，道：“你们是不是认为我带来的东西有毒？”

王动道：“是。”

红娘子道：“你认为我这次来，就为了要把你们毒死的？”

王动道：“是。”

红娘子道：“不但要毒死别的人，还要毒死你？”

王动道：“是。”

红娘子眼圈似也红了，突然扭转头，从篮子里拿出条鸡腿，嘎声道：“这么样说来，鸡腿里面当然也有毒了？”

王动道：“很可能。”

红娘子道：“好，好……”

她在鸡腿上咬了一口，吞下去，又拿出瓶酒，道：“酒里

是不是也有毒？”

王动道：“也很可能。”

红娘子道：“好。”

她又喝了口酒——

总之她将篮子里的每样东西都尝了一口，才抬起头，瞪着王动问道：“现在你认为怎么样？”

王动想也不想，立刻回答道：“还是和刚才完全一样。”

红娘子道：“你还认为有毒？”

王动道：“是。”

红娘子的眼泪已经快流下来了，可是她勉强忍住，过了很久，才慢慢的点了点头，黯然道：“我明白你的想法了。”

王动道：“你早就该明白了。”

红娘子道：“你认为我早就吃了解药才来的？”

王动道：“哼。”

红娘子凄然道：“你始终认为我是个心肠比蛇蝎还毒的女人，始终认为我对你好只不过是想在利用你……”

说到这里，她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

听到这里，秦歌和林太平的心早已软了，嘴里虽没有说什么，心里已开始觉得王动这么样对她，实在未免过份。

无论如何，他们以前总算有一段感情。

若是换了秦歌，现在说不定早已经把她抱在怀里了。

但王动脸上却还是连一点表情都没有，这人的心肠简直就好象是铁打的。

只见红娘子将拿出来的东西，又一样样慢慢的放回篮子里，咬着嘴唇道：“好，你既然认为有毒，我就带走。”

王动道：“你最好赶快带走。”

红娘子身子已在发抖，颤声道：“你若是认为我对你始终没安着好心，我以后也可以永远不来见你。”

王动道：“你本就不该来的。”

红娘子道：“我……我想问你一句话……”

她突然冲到王动面前，嘶声道：“我问你，自从你认得我之后，我有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你的事情？”

王动突然说不出话了。

红娘子捏紧双拳，还是忍不住全身发抖，嗷声道：“不错，我的确不是个好女人，的确害过不少男人，可是我对你……我几时害过你？你说，你说。”

王动冷冷道：“现在我们已没有什么话好说的。”

红娘子怔了半晌，又慢慢的点了点头，黯然道：“好，我走，我走……你放心，这次我走了，永远再也不会来找你。”

她慢慢的转过身，提起篮子，慢慢的走了出去。

秦歌看着她又孤独、又瘦弱的背影，看着她慢慢的走向又寒冷、又黑暗的院子……

院子里的风好大，将树上的积雪一片片卷了起来，眨眼就吹散了，吹得干干净净。

这岂非就好象人的情感一样？

积存了多年的情感，有时岂非也会象这积雪一样，眨眼间就会被吹散，吹得干干净净？

秦歌只觉心里酸酸的，只希望王动的心能软一软，能将这可怜兮兮的女子留下来。

但王动的心肠硬的象铁打的，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她走出去，连一点表示都没有。

眼看着红娘子已跨出门槛，秦歌几乎已忍不住要替王动

把她留下来了。

突然间，红娘子的身子一阵抽搐，就好象突然挨了一鞭子。

然后她的人就倒了下去。

一倒在地上，四肢已抽搐在一起，一张白生生的脸已变成黑紫色，眼睛往上翻，嘴里不停的往外冒出白沫。

白沫中还带着血丝。

燕七动容道：“她带来的东西里果然有毒？”

秦歌抢着道：“但她自己一定不知道，否则她自己怎么中毒？”

王动却还是石像般站在那里，连动也不动，就好象根本没看到这回事。

连燕七都有点着急了，忍不住道：“王老大，无论怎么样，你也该先看看她……”

王动道：“看什么？”

燕七道：“看她中的是什么毒？还有没有救？”

王动冷冷道：“没什么好看的。”

秦歌忍不住叫了起来，道：“你这人是怎么回事？怎么连一点人性都没有。”

若不是燕七将他按住，他已经要挣扎着爬起来了。

只见红娘子不停的痉挛、喘息，还在不停的轻唤着道：“王动……王动……”

王动终于忍不住长长叹了口气道：“我在这里。”

红娘子挣扎着伸出手，道：“你……你过来……求求你……”

王动咬了咬牙，道：“你若有什么话要说，我都听得见。”

红娘子道：“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这些东西里有毒，我真的绝不是来害你的，你……你应该相信我。”

王动还没有说话，秦歌忍不住大声道：“我相信你，我们都相信你。”

红娘子凄然一笑，道：“赤练蛇他们虽觉得你对不起他们，虽然是想来杀你的，可是我……我并没有这意思……”

她蜷伏着，冷汗已湿透重衣，挣扎着，接道：“我虽然不是个好女人，可是我对你，却始终是真心真意的。只要你明白我的心意，我……我就算死，也心甘情愿了……”

说完了这句话，她似已用完了全部力气，连挣扎都无力挣扎。

秦歌看着她，眼睛也已湿了，咬着牙道：“王老大，你听见她说的话没有？”

王动点点头。

秦歌又咬牙道：“既然听见了，为什么还站在那里不动？”

王动道：“我应该怎么动？”

秦歌道：“她是为了你，才会变成这样子的，你难道不能想个法子救救她？”

王动道：“你叫我怎么救她？”

林太平忽然道：“你既然能解小秦中的暗器之毒，就应该也能解她的毒。”

王动摇摇头，缓缓道：“那不同，完全不同。”

秦歌道：“有什么不同？”

王动突然又不说话了。

他虽然在勉强控制着自己，但目中似也泛起了泪光，那不仅是悲痛的泪，而且还仿佛充满了愤怒。

他的手指也在发抖。

燕七沉吟着，道：“假如连王老大都不能解她的毒，世上只有一个人能解她的毒了。”

秦歌道：“谁？”

燕七道：“赤练蛇。”

秦歌道：“不错，我们该问赤练蛇要解药去。”

燕七叹了口气，道：“那只怕很难。”

问赤练蛇去要解药，那简直就好象去要老虎剥它自己身上的皮一样困难。

这道理秦歌自然也明白的。

红娘子的喘息声已渐渐微弱，却还在低呼着王动的名字：“王动……王动……”

呼唤声也越来越微弱，秦歌听得心都要碎了，忍不住大叫道：“你们既不能救她，又不肯去问赤练蛇要解药，难道就这样眼看着她死在你们面前？你们究竟是不是人？”

燕七又叹了口气，道：“你认为应该怎么办呢？”

秦歌道：“就算是赤练蛇，也绝不会眼看着她被毒死的，你们……”

林太平一直坐在那里发怔，此刻突然打断了他的话，大声道：“对，赤练蛇也绝不会眼看着她死，所以我们应该送她回去。”

这法子虽不好，但也算没有法子中唯一的法子。

燕七皱着眉，道：“问题是，谁送她回去呢？”

秦歌道：“哼。”

他虽然什么都没有说，但眼角却在瞟着王动。

当然是王动应该送她回去。

只要这人还有一点点良心，就不该眼睁睁看着她死在
谁知王动还是连一点反应也没有，就好象根本听不懂。
好象是个白痴。

王动当然不是白痴。

他是在装傻。

秦歌又忍不住大叫起来，道：“好，你们都不送她回去，
我送她回去。”

他用尽平生力气，跳了起来。

燕七立刻紧紧抱住了他。

王动回过头，看着他们，目光中又是悲痛，又是怜惜。

谁也不知道他心里究竟在想着什么。

过了很久，他终于跺了跺脚，道：“好，我送她回去。”

他转过头，刚想抱起红娘子。

林太平突然箭一般窜过来，用力将他一撞，撞得他退出
七八尺，一跤跌在墙角。

就在这时，林太平已抱起了红娘子。

王动突然变色，大声道：“你想干什么？”

林太平打断了他的话，道：“只有我才能送她回去，燕七
要照顾小秦，你是他的眼中钉，你去了他们绝不会放过你。”

他嘴里说着话，人已走了出去。

王动跳起来，冲过去，大声喝道：“快点放下她，快
.....”

喝声中，林太平突然一声惊呼。

那奄奄一息的红娘子已毒蛇般自他怀中弹起，凌空一个
翻身，掠出了三丈，一眨眼间就投入黑暗中。

只听她银铃般的笑声远远传来道：“姓王的王八蛋，你见

救，你好没良心，你简直不是个好东西。”

说到最后一句话，人已去远，只剩下那比银铃还清脆悦耳的笑声飘荡在风里。

好冷的风。

摄魂的银铃。

(二)

林太平倒在雪地里，前胸已多了一点乌黑的血迹。

没有人动。

没有人说话。

连最后一丝甜笑也终于被冷风吹散。

也不知过了多久，王动终于慢慢的走出去，将林太平抱了回来。

他的脸色比风还冷，比夜色还阴暗。

秦歌泪已流下。

燕七看着他，也已泪流满面，柔声道：“你用不着难受，这也不能怪你。”

他不说这句话还好，一说出来，秦歌怎么还能忍得住，怎么还受得了？

他突然象是孩子般，失声痛哭了起来。

又不知过了多久，王动才慢慢的抬起头，道：“他还没有死。”

燕七又惊又喜，失声道：“他是不是还有救？”

王动点点头。

燕七道：“要怎么样才能救得了他？”